

九朝編年

冊十七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七

凡四年

壺山陳均編

英宗皇帝

起丁甲辰治平元年

甲辰治平元年春三月以少卿監隸審官院

雨土

出宮人

夏五月濬三股五股河

太后撤簾

上既康復韓琦久欲太后罷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稟上上裁決悉當琦即詣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

琦因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
深宮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
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審決
然以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鸞儀司撤簾
既落猶于殿屏後微見太后衣。尋上太后感名曰
慈壽。先是司馬光言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
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
平久陛下事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
當一如宮中事然後可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
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

經鉅堂重錄

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
以致治也。呂誨亦言陛下孝養之禮臣不得知之
安親之道誠有未至何則累聖成業靡思經緯邦國
大事都無裁處獻納之言盡決于簾帷之下是陛下
自處休佚而遺至后以煩勞虧損盛德莫此為甚又
言于太后曰皇帝躬親治道勤勵為民在于至慮宜
以慰安臣愚以為東殿簾帷宜直七日一御也。
尋以定策勲進輔臣富弼辭曰臣聞制辭取嘉祐中
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微勞何足嘉賞今陛下
錄臣先帝時微勞而仁宗太后于陛下有夫地之恩

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不思之甚再奏卒不聽
弼乃受

閏月以唐介為御史中丞

上諭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
言也

六月皇子頊封穎王

初王封淮陽郡王出閣辭兩宮悲泣不自勝太后亦
泣慰諭遣之自是日再入朝仁宗葬及虞于郊王見
百官班道左下馬望齋官却步進觀者歡息王性謙
虛眷禮官僚遇記室韓維尤厚一日維侍王坐內侍

經鉅堂重錄

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令靴去又嘗諫王
曰上以失太后心王宜孝恭以彌縫王感悟太后曰
皇子近日殊有礼

增置宗室學官

時睦親宅廣親宅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
其奉朝請四百餘人而教學官六員而已於是增置
講書四員教授五員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為
二十七員以分教仍賜詔戒勉之。初宗室坐序爵
仍自為賓主講官坐主席之東隅於是睦宗院都講
吳申不肯坐移書太宗正謂宗正當以親族尊卑為

皇朝通志 卷十七
序與講宜分賓主太宗正不能決因內朝出申二書
上是以宗室正講席自申始。尋增置同知太宗正
事一員以宗惠為之上在藩邸頗賢宗惠故擢用焉
諸路大水

命監司分詣水災州軍存恤未幾又詔水災路帥臣
監司督責知通存恤又分官體量南京等路出上供
米賑宿亳州饑民

秋八月錄周後

竄內侍任守

初仁宗未有嗣意屬聖明守忠居中建議欲援立皆

經筵堂重錄

弱以徼大利及上即位又醞造語言交鬪兩宮至是
司馬光呂誨言上雖未行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
參政歐陽修已僉趙槩難之間修曰何如修曰第書
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
當死責之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與即日押行琦意
以為少緩則中變也

九月復武舉

詔日開講筵

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
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

皇朝經世文編 卷十七
之際權罷數日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之雅講
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夏人寇邊

詔達使詔問

冬十月詔明堂奉仁宗配

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
辛祈穀孟夏雩祀立冬祭神州地祇四太宗配孟夏
祀感生帝以宣祖配李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以
真宗配上即位詔議仁宗配祭學士王珪等與礼官
上議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

經鉅堂重錄

錢公輔獨上議日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土言之
則嚴祖是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
父哉我將詩是也我太祖則周之后稷配郊也太宗
則周之文王配明堂也真宗則周之武王仁宗則周
之成王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但未聞成康
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也以孔子之心
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推成王之祭則
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東漢孝明始建明堂以
光武適符嚴父說及時異事遷幸安二帝亦弗之變
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礼也當仁宗初立倘有建是論

則配天之祭常在于太祖太宗也願詔有司博謀使配天之祭不膠于嚴父而嚴父之道蓋不專乎配天詔堂諫講讀官兩制禮院再詳定學士孫抃等同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祖考配帝從來遠矣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公輔謂不聞周家廢文配而移于武廢武配而移于成夫六經以簡易立法周家三十六王若代、嚴父之訓者則六經乃記事之日曆爾安在其簡易也故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今一旦默宣宗真宗之祀廟而不得配而

經鉅堂重錄

仁宗功德附廟之始又抑而不得配帝皆非也諫官司馬光呂誨曰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而聖人之制禮不敢踰也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下此皆不見于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自非達邦啟土皆無配天之文故周之成康而漢之景明德業雖矣不以配天避祖宗也近世明堂皆以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景祐中以太祖配周之后稷太宗真宗比周之文武然則以真宗配明堂亦未失右禮仁宗功德雖盛而不在于二祧之位議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祀明堂

皇朝通志 卷之七
恐于祭法不合詔從孫林等議

十一月刺陝西義勇

韓琦奏云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
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寔而有物力資產即唐之
府兵也陝西當西事初亦嘗三丁選一為弓手其後
刺為保捷止軍及夏國納款之朝廷揀放所存無幾
河北河東陝西事同一體今若陝西亦點義勇立刺
手背不復刺面可無驚駭詔從之命徐億等往除之
商虢二州不籍餘悉集之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
六丁選二九丁選三二十至五十材勇充歲以十月

經鉅堂重錄

番上教閱一月而罷又詔秦州成紀等六縣者有買
保穀田承名額悉以為義勇搃得十五萬六千餘人
○知諫院司馬光言今議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
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右者兵出民間
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斂農民之粟帛
以贍軍人籍農民之人以為兵是一家任二家事臣
愚以為河北河東以刺之民猶當故散但况陝西未
刺之民乎上不聽光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亦
終不許嘗至中書與琦詰難琦無以對竟不為止其
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之以為常一如光之言矣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七

凡四年

壺山陳均編

英宗皇帝

起甲辰治平元年
止丁未治平四年

甲辰治平元年春三月以少卿監隸審官院

雨土

出宮人

夏五月濬三股五股河

太后撤簾

上既康復韓琦久欲太后罷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
稟上上裁決悉當琦即詣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

皇朝通志 卷之九
呂公著言今京畿諸縣及京東京西淮南饑饉多有
餓殍力役之事皆宜權罷從之。司馬光亦言近日
修造稍多大凡九百間皇城諸門四邊行廊南薰門
之類無不重修役人極衆勞費不少在京倉廩踈漏
甚多未暇修葺粟帛大有損失古者將營宮室宗廟
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今之所修緩急先後無乃
未得其宜乎又言皇子三位所修規模侈大非所以
紬之於是義方應大內裏外屋舍不至切要者乞罷
興造

蔡襄罷

經鉅堂重錄

自三司使出知杭州上自濮邸立為皇子近臣中有
異議人疑為襄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請
假变色謂中書曰三司事繁襄多在假何不用他人
韓琦為赦解上意不回襄既請罷琦因質于上曰
內中不見文字在慶寧即聞之琦曰事出曖昧更乞
審察曾公亮歐陽修皆言疑似難明不可以此陷害
忠良上曰造謗因何不及它人遂命襄出以呂公弼
代之。至和初公弼為三司使上在潛邸以賜馬不
善求易之公弼不許至是奏事畢上曰朕往在宮中
卿不為朕易馬是時已知卿也又曰卿繼蔡襄為使

襄訴訟不能決頗多留事公弼知上不悅襄對曰襄未嘗懈恐言者委爾上益以公弼為長之。先是上以王廣淵直集賢院司馬光言廣淵好奔競善進取在仁宗時私以文獻陛下為忠謹者果如此乎漢衛綰不沒太子飲景帝待之過于他臣周張美以錢穀私假世宗世宗薄之陛下于廣淵不治其罪而又賞之何以厲臣節不報

王疇薨臨其喪

時為樞密副使

大風晝晦

經鉅堂重錄

賜舉人第

彭汝礪以下三百六十一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三月行明天曆

判司天監周琮等所造也琮言崇天曆氣節後天詔范鎮等校定是非新書為密乃賜名明天曆詔翰林王珪序之其後亦不可用琮等皆奪遷官

以呂誨為御史知雜

誨以嘗言中丞賈黯辭職黯奏之曰御史人主耳目一時公言非有嫌怨且其人不正謹重若得與共事必能協濟詔以諭誨乃受命誨因言之朝廷之事

臺諫不得與聞及見行下亟正其失則曰已行之命
難于追改是執改常自取勝耳目之官與不設同矣
又言近日臣僚建議以為先帝信任臺諫太過欲陞
下矯先帝為之凡事堅執不可易行一繆令進一匪
人則倡言于外日出自清衷誰敢動搖是窒塞聖聰
恐非福也更宜沉慮已行之事果有不便無憚更張
卹朱烈女家

越州上虞縣朱田女母早亡養于祖媪方十歲里中
人有與媪競待力欲殺媪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
摧救之媪以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刀以死事聞命賜

經鉅堂重錄

其家未帛其後會稽人為朱立像于曹娥廟以祠之
○分寧農家女彭氏從父入山伐薪父遇虎女拔刀
斫虎奪其父還事聞詔賜粟帛勅州縣歲時存問之
○合淝色繆妻崔氏女也繆樞密拯之子早亡惟一
稚子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遂垢
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生為色氏婦死為色氏鬼誓無
他也其後稚子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而欲嫁其族
人因謂曰喪夫守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
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沒姑老忍舍而去乎呂怒詛罵
我寧死此決不獨須歸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

不當使母獨還然至荊州倘以不義見追必絕于尺
組下欲以尸還色氏遂偕去母見誓必死卒還色氏
。開封民婦朱氏家貧鬻巾屨簪珥以給其夫一日
與俠少飲博不以家為事犯罪將遠徙父母欲奪而
嫁之一夕自經死且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為不
義屈也。嘉州娼家女郝節娥母追令世其娼陵虐
百端卒不能奪自投江以死。自乾興訖治平五十
年間義烈女婦見于史者才數人而蒙朝廷褒獻者
朱娥張氏彭氏而已貝州之趙不屈于賊義節尤著
有司不以聞史幾失之則其他湮沒而不傳蓋有矣

經鉅堂重錄

夏四月詔議崇奉漢王典禮

元年五月宰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漢安懿王及
譙國大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
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至是進呈乃有是詔翰林
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之
立議畧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秦漢
以来自有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為帝后皆見
非當時取訊後世不敢引以為聖朝法臣以為漢王
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賈黯之議亦同王
珪敕吏以光手藁為案議上歐陽修以為自古無以

所生父改稱伯王珪等言非是中書奏漢孝宣光武
皆稱父為皇考太后聞之手詔詰責輔臣不當議稱
皇考上詔如聞集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今有司
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范鎮率禮官上言之
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漢儒
議論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
以下各有奏知雜呂誨亦言陛下入繼大統皆先帝
之德當從王珪等議為定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夫人
典禮稱是奏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伏見向
者詔群臣議懿安懿王合行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

經鉅室重錄

皆以為宜准先朝封贈蕃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
無一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
詞說誤惑聖聽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
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
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
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
為皇祖者以與昭帝昭穆同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
冒失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與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
猶非大過况但稱皇考其謙遜之甚也今陛下親為

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後
尊漢王為皇考則置仁宗于何地乎

五月詔皇子及卑屬勿授師傅官

時封皇子並除檢校師傅中丞賈黯以為子為文師
于義未安故有是詔

六月親擢御史

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
近制御史有闕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迭舉
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
內出純仁大防名而命之

經鉅堂重錄

秋七月詔減乘輿服御

詔曰凡郊廟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
服御之費其務減損德寧公主將其降資送減康國
長公主三之一

富弼罷

以疾求罷章二十餘上自樞密出判河陽

出宮人

賈昌朝薨臨其喪

謚曰文元御篆其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從
為名臣及執政不為善人所與咸以為結宮宦官

數為言者所攻

八月大水

壞官弘廬舍漂殺人民畜產不可勝數

求直言

詔中外實封言事司馬光上疏畧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于深淵浮直棲于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許潁之間積尸裁丘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于塵溺不可

經鉅堂重錄

勝紀陛下安得不得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乎又曰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太后于梓宮前叩頭祈請願為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讒人交關遂使兩宮之情有隙且先帝擢陛下于衆人中升為太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以失之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間宮希曾省見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官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之望也又曰臺諫天子耳目其有

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什大臣之。初上降詔責躬求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言之淫雨為災專戒不德命失其語。知荆南鄭獬上疏曰陛下發明詔求忠言未知將為寔用耶將應故事以文之耶苟欲文之固無可議必欲寔用臣謂宜選官更直便殿從容條講可者行之不可者罷之

却尊號

司馬光言陛下將有事于南郊群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屬者暴雨為災深宜抑損以答天譴乞拒而勿

經鉅堂重錄

受呂誨亦以為言上嘉納之群臣凡五表不允

置陝西壯城兵

九月太常因革禮成

歐陽修等所纂也

策制科武舉

以范百祿為秘書丞李濟臣為著作佐郎百祿鎮從子也百祿策畧曰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魯莊公母桓宮楹又刻其楠以示夸大天應是而大水夫傳飾非典猶不卑其先君其變猶且若是况今朝廷稱奏顯言欲為兩統貳父之舉簡宗廟者

豈有愈于斯即時大霖雨災異數見論者多咎僕即
之議將廷試或謂清臣宜以簡宗廟水不潤下為症
則必合矣清臣曰此漢儒之說吾不能知民間豈無
疾痛可列因言天地之大譬人之腹心有有所攻寒則
五官不寧民者天地之腹心也日月星辰天地五官
也善止異者止民之疾痛而已歐陽修竒其文以為
似蘇軾及試文至中書未發修迎語曰考官不置清
臣第一則繆矣發視果第一○武舉六人

冬十月雨水冰
以即必知諫院

經鉅堂重錄

先是呂誨言之臺諫人主耳目臣觀天聖景祐之間
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後雖衰減猶不下十數員今
御史臺關中丞御史五員差出三人封章十上報罷
八九諫官司馬光遷他職傳堯俞使虜諍臣以同廢
置自古言路壅塞無如今日也

十一月壬午郊

先是久雨陰晦及車駕赴青城中道開霽人心大悅
故事親祠皇帝將就收位祠官皆回班向上侍臣跪
讀冊至御名則與至是詔勿回班及勿興時呂公著
攝太僕卿參乘為上言仁宗親祠徹黃道以登虛小

次不入上皆循用之

定娶宗室女法

初聽娶宗室女除文官委主昏訪問不復由內侍省

○元祐六年詔娶宗室得官止朝請大夫皇城使

丙午治平三年春正月范鎮罷

知陳州韓琦求去鎮在翰林院批荅曰周公不之魯
欲天下之一周乎上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欲罷
內職鎮遂請外而有是命或曰鎮以議之濮王追崇
事忤歐陽修意修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
待陛下也鎮以是出

經鉅學重公

立濮王園廟

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
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
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游
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
易克當且欲以瑩為園即園立廟皇太后以賜俞充
仍改封宗樸侍講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
孫故事皇孫知宣帝所生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元
孫遙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
稱悼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

祀于濮王無絕父之義于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
得其親稱既稱謂雖土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
上嘗以稱親之議質于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王獫
以為不可上曰王相待素厚亦當爾耶對曰臣被王
厚恩故不敢以非礼名號加于王所以為報也

解呂誨等言職

御史呂誨知蘄州范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寧
縣誨累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禮
皆不報乞免職臺又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略曰
琦請議之濮王典禮再下兩制用濮宣光二帝故事

經鉅堂重錄

欲稱皇考本非陛下意皆琦導諛之過也永昭陵上
未乾玉幾遺音猶在乃心已革謂天可欺言者辨論
半年不決琦猶遂非不為改正得謂忠乎又與純仁
大防等合奏論叅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
據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陷陛下于過舉之訛韓琦
飾非傳會曾公亮趙鼎備位政府苟且依違伏請下
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尋又劾修不置且曰修博識
古今精習文史明知師丹之議為正董宏之說為邪
利誘其衷神奪其鑒王始祔陵土未乾遽開越礼
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也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

內違左右卿士之議原修之罪安得而赦中書亦以
答子自辨畧曰皇伯之稱考于經史皆無據是無稽
之臆說也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服齊衰期謂降服者以明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
改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為後父也聖人猶存其之
所生父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
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也
夫無子者得以宗人為後是禮之所許然安得無父
而生之子以為後也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立人之
子以為後也亦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

經鉅堂重錄

不誣人也誨等論列下以繳納誥勅居家待罪上以
御寶封誥勅遣內侍趣誨等赴臺供職誨等以言不
用雖授誥勅猶家居待罪及太后降手書誨等又奏
言蓋首議者欲變茲事自外制中苟違深責使天下
怨謗歸于人主今復移于母后况濮王封大國典禮
終闕前有權罷之旨後有且欲之言傳于四夷人誰
敢信即園立廟皆非所宜嗣子襲封于禮為允欲乞
更賜講求以期至當若不歸罪首議之人天下疑惑
莫之能解純仁又獨奏云皇太后自撤簾之後未嘗
聞預外政豈當復降詔今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僚

苟欲遂非飾過不思朝廷禍亂之原且三代未嘗有
母后詔令施於朝廷秦漢以來方預少主之政自此
權臣欲為非常之事必假母后詔今以行其志往
出于迫脇而天下卒不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
臨御于茲四年萬机之務當出宸斷漢王典禮陛下
自可採擇公議而行不用何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
朝也琦見純仁奏謂同列曰琦與希文恩如兄弟視
純父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閣門兩以詔諭
誨等赴臺供職誨等累奏乞罪首啟邪議之臣具言
今日事體與漢宣不同當時太子與皇孫俱死于外

經鉅堂重錄

固其地葬之故曰戾園悼園即位後八年有司言父
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乃謂堯舜禹湯周文漢高
受命之君非謂繼統為後者皇考廟悼園宜毀勿修
乃從其請合濮王陪葬熙陵別子孫之序奉邑守衛
皆以嚴具必別起園寢增廣之制度當須改卜易其
靈寔不惟熙陵隔絕亦與潤王分別顧其典禮疑有
未安漢悼王止一子是為宣帝雖承大宗不絕小宗
之祀故建立寢廟不為之過也議者猶曰考廟悼園
宜毀勿修蓋禮不踰閑而當專意于先帝又言臣等
本以與歐陽修首啟邪謀誑誤聖心得罪祖宗無可

赦之理韓琦與內臣表裏矯誣以惑中外為臣不忠
無大于是又謂太后手書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
欲行于今仍與中書元建皇考之議人抵相依此不
免于兩統二父之失以議 然皆謂母后手書之非出
慈壽本意皆建議之臣眩惑交結成就其謀欲自掩
其惡而杜言者口也陛下親受仁宗詔命而為人子
故先帝遺詔誕告多方謂陛下為皇太子即皇帝位
四夷諸夏莫不具聞乃復稱濮王為親則先帝治命
之詔不行而陛下繼體義不一况太后與政府大臣
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永昭陵上未乾止因一二

經鉅堂重錄

姦臣之謀遂忘而不顧陷兩宮于有過之地使四方
夷狄惑先帝遺詔疑陛下過舉移謳歌欣戴之心為
忠憤不平之氣可不痛哉萬一點虜姦民有以先帝
遺詔為問則執政大臣將何辭以對然則稱親之禮
豈宜輕用首議之臣安得不誅臣等待罪于家屢蒙
詔旨趣令供職而踧踏未敢承命以此故也為上又令
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誨等繳還劄子并前後
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中書進呈上問當如何
琦對曰臣等有罪當當御史若臣等無罪則取聖旨
上猶豫久之乃命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也

皇朝通志 卷之八
○故事知雜御史解官皆有誥詞知制誥韓維當直
兼領封駁執政恐維不草制及封駁勅命遂徑以勅
送誨等家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体而不使之有司
與聞紀綱之失無甚于此乞追還之誨等勅命使臣
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司馬光呂公著皆切諫並不從
○其後修著濮議引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服之者齊衰之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之其外物
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太宗之重
尊祖而為之屈于此者以伸彼也生莫重于父母
而為之屈以見承太宗者亦重此以義之制也父子

經鉅堂重錄

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
以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仁道而滅天理此不仁
者所不為也故聖人制服為降三年為期而不沒其
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也
又曰今議欲以為人後者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
嘗生我者絕之甚也使其真絕之歟非人情也迫于
義而偽絕之歟是仁義教人為偽也所議大畧如此
二月以蘇軾直史館

上在藩邸聞軾名之欲召入翰林制知誥韓琦曰軾
遠大器也在朝廷培養使天下畏慕降伏今驟用之

人情未必皆以為然上曰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日記
注與制誥為鄰不若召試官職上曰未知能否故試
若軾有不能耶琦不可乃試而命之他日歐陽修以
告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乃君子愛人以德也
三月彗見西方

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辛巳昏見于昴
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子孛于畢如月至五日沒

解傅堯俞等言職

諫官傅堯俞知和州御史趙鼎瞻通判淄州沂州在
堯俞鼎瞻使之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

經鉅堂重錄

待罪上數諭留堯俞等終求去故出司馬光亦言臣與
堯俞等六人共論濮王典禮今堯俞等六人盡已
補外獨臣尚留天下之人必謂臣為顧惜祿位乞早賜
罷黜凡四奏不從

董氈加節度使

去歲喃廝羅卒氈襲位其弟瞎毡磨毡角各擁眾據
城邑于是喃氏地分為三

夏四月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

同簽書始此○知制誥邵必言之逵武力之士不可
置廟堂望留誥勅熟議不聽或以咎之韓琦曰吾

皇朝通志 卷之八
亦知遠望輕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用李端愿
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遠當之或以上本意用張方平
琦知方平不附已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宜復故事
遠既用諫官御史交張論列不報

秋八月呂公著罷

自侍講出知蔡州公著嘗言之濮安懿王不當稱親
及請追還呂誨等不從即稱疾請外之上曰學士朕
所重豈得輕去家居百日上遣內侍郎家諭勉上戒
內侍曰公著勁直宜徐開曉語勿太迫又令公著兄
公弼勸之公著起就職方數月復上章請外之故有

經鉅堂重錄

是命

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禁銷金

皇城司嘗補銷金衣送開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其
獄有以內庭為言者上疑之卞曰真宗禁銷金自掖
庭始上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正謂此爾詔如下請

定京朝官以上磨勘法

上慨然思革大下之弊時方患官冗言皆謂由三歲
一磨勘其進甚急稍遷主高位故獲進眾乃詔自今

待制以上六年磨勘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年磨勘
前行即中止少卿監以七十為定員有缺則補其推
任及有功者皆不用此法

夏人寇邊

環慶安撫經畧蔡挺斥堠明知諒祚將入寇即分屯
要害以大順之城堅難破不益兵柔遠城要害命張玉
將兵守之諒祚步騎數萬圍大順之三日蕃官趙明
與官兵合擊之挺遣強弩列于壕外注矢下射諒祚
中流矢遁去移攻柔遠玉命三千人夜出擾賊營遂
驚潰諒祚退屯金湯教言益發十萬騎後攻圍大順

經筵堂重錄

會朝廷發歲賜廊延安撫經畧陸說止留不與諒祚
果大沮乃報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

冬十月詔三歲一貢舉

禮部奏名進士以三百人為額明經詣科不得過之
此數

以簽書郭逵宣撫陝西

判渭州上曰第領樞職往重使權自呂餘慶以參知
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至逵始以簽書
出鎮

命宰職舉館執

皇朝通志
卷之九
各五人先是上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云咎在不能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使上曰何故修曰往時入館有三路今塞其二矣上曰何謂三路修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荐舉一路也因差遺例除一路也往年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第一人及第有不十年而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不復試是高科路塞矣往歲大臣荐舉即召試今止今上簿候闕人乃試是荐舉路塞矣惟有因差遺例除者半是年劳老病之人此臣所謂荐賢路狹也上嘉納之故有是命韓琦曾公亮趙概等舉

經鉅堂重錄

蔡延慶以下凡二十人皆今召試宰相以為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首賢豈患多也先召試蔡延慶等十人餘須後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故為之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槩不為監

十一月上不豫

十二月立皇子穎王頊為皇太子

先是上久服藥韓琦等間起居退穎王憂形于色顧琦曰柰何琦曰願大王勿離左右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非為此也大王感悟未幾上疾增劇琦復奏曰

陛下久不視朝外內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上領之琦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書曰立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書之上批曰穎王。項琦即召學士草制。學士張方平至榻前。稟命上憑几出數語。方平不能辨。方平因進筆上書來日降制立某為皇太子。十字所書名不甚明。方平請上又書穎王二字。又書大。王三字。方平退草制。上既用輔臣議立皇太子。因泣然下淚。之文彦博退謂韓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大赦

經鉅堂重錄

是歲契丹改號大遼

時咸熙二年也。熙寧八改太康。元豐八改大安。紹聖二改壽昌。

丁未治平四年春正月朔大風霾

賜私造寺觀名

詔民間先私造寺觀及三十間者悉存之。賜名壽聖。上崩于福寧殿。

年三十八在位五年。謚曰憲文肅武宣孝廟。號英宗。○上居潛邸以孝聞。閉門讀書。終日未嘗宴游。慢戲服御儉素如儒。遇人怕。惟恐傷之。教授雖朝夕見。

皇朝經世文編 卷之八
必以朝服曰教授吾師也何敢弗為禮濮安懿王薨以所服玩物分諸子上所得悉以與王府舊人宗室有假金帶者以銅帶歸之主吏以告上曰此真吾帶也受之嘗令殿侍鬻犀帶直凡三十萬亡之遂不問諸兄欲求遷官迫以合奏上遜辭求免竊語左右曰不以其道得貧賤不可去不以其道求爵祿則可乎吳充為吳王宮教授時進宗室六歲仁宗以位大宗正司上書屏風視以自戒受詔為皇子辭至十餘奏及奏召戒舍人曰善守吾舍有違嗣吾歸也初即位執政奏事必問朝廷故事如何于右當之如何面命

經鉅堂重錄

近臣必以官而不名大臣從容以為言上曰朕雖宮中命小臣未嘗名郊祀習儀尚書例賜酒食有郎官醉飽嘔吐為御史所劾上特令罪曰失儀簿罰也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

皇太子即皇帝位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後名宮曰慶壽

皇后為皇太后

宮曰寶慈

二月上始親政

皇朝通志 卷之八
初御紫宸殿退御延和殿視事韓維上疏云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次第惟加意謹重立夫人內氏為皇后

故相敏中之孫女也上為皇子時納焉封安國夫人詔公主執婦道

詔尚帝女者毋得躡升尊行公主行見舅姑之禮○神宗熙寧九年中書言之治平四年詔陳國公主降王師約不升行及行舅姑之禮今韓國大長公主降錢景臻其見舅姑之禮請依此神宗曰大長公主朕宮中每見必拜雖皇太后亦叙姑嫂之義不可與朕

經鉅堂重錄

諸妹等也宜止依充國公主出降之禮

三月彭思永蔣之奇罷

思永自中丞出知黃州之奇自御史出監道州酒稅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歐陽修欲擊會會修妻之從弟薛良孺被劾修言不可以臣故原貸良孺怨修因誣修以惟簿事連之修長子婦吳氏劉瑾修之仇家於是騰謗思永聞之以語之奇之奇劾修乞肆市朝上疑不然之奇引思永為症思永亦助之奇言修當貶竄上以之奇思永修所奏付之密院修上章曰之奇誣罔臣者臣苟有之是犯天下大惡苟無之是負天

皇朝紀事 卷之七
下至寃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寃而不雪則上累聖政
其辭不細乞詔公正之臣為臣辨理且詰問之竒所
言自何而得上初欲誅修密問孫思恭思恭救解上復
所之竒思永所奏并修章付中書今思永之竒分
析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竒言得自思永思永辭以
出于風聞上復批付中書曰朝廷小有缺失故許傳
議聞奏豈可致人大惡可以風聞為託令思永等具
傳達人姓名并聞因依以聞思永乃言偶以所聞告
之竒然曖昧無實常戒之竒勿言之竒亦奏此事臣
止得之思永故思永之竒並黜于詔諭修事理既明

經鉅堂重錄

勿恤前言

賜舉人第

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歐陽修罷

出知亳州孫思永等既罷御史蘇寀吳申言猶不已
修亦三表乞罷故也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
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主國論前此執政多媿何不明
是非修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于是
怨修者多英宗嘗稱修性直不避怨修亦嘗誦故相
王曾之言曰息欲歸已怨使誰當既出守連六表乞致

皇朝經世文編 卷之八
仕不泛

以吳奎參知政事

上初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上曰奎輔立先帝遂越次用之奎入謝因言仁宗本意止在先帝更無他擇此天地恩不可忘也追崇濮王誠牽私意上曰此為歐陽修所誤奎對曰韓琦于此事者亦失衆心他日奎進言陛下在推誠以應天之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至誠格物莫不以至誠應于上自然感召和氣又曰帝王之職惟在判別忠邪自然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之小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

經鉅堂重錄

要近則自治也

閏月更試館職法

舊試詩賦初今試論策從吳申之請也

求直言

尋命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以聞

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初安石既除之喪詔赴闕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一朝不起或曰不恭今召之又不至果病耶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備見其迂濶護前者萬一用之

皇朝紀年 卷之六
必亂紀綱上未省奎重言遂有是命人謂安石必辭
及詔到即詣府視事或曰公亮荐安石者蓋所以備
之韓琦也

申詔二府參議邊事

同知諫院滕甫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
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條堡柵密院
方詰之而中書以下褒詔夫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
願勅大臣凡有戰守除帥議同然後下上今依慶曆
故事恭議

以呂公著司馬光為翰林學士

經鉅堂重錄

時並為龍圖閣直學士光辭不能回六上曰如兩漢
制詔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上遣內侍強光受詔
光拜而不受詔以詰置光懷中光不得已乃受於是
光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
曰用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嘗以此六事獻仁宗
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誠以臣平生為學所得
至精至要者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為迂濶而加省
察焉

夏四月王陶罷

自中丞出知陳州先是召知渭州郭逵還領樞密院

皇朝通志 卷十七 三十三
陶奏達非先帝意外則韓琦荐引內則高居簡納賂
上曰事干先朝義實難處陶言既不行之即以不赴
文德殿押常參班劾琦等畧曰忽千官瞻視之庭蔑
如房闈艰再拜表儀禮重若丘山琦與曾公亮待罪
上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與陶兩易其職
光入對曰言職人所憚臣不敢辭但陶論宰相不押
班未行而罷陶職則中丞不可復為請俟丞相押功
受詔上許之時以光中丞誥已進入而陶學士之命
中書持之不下參政吳奎趙鼎堅請出陶于外上不
許復請以為羣牧使許之既而上批付中書以陶為

經鉅堂重錄

韓翰林學士奎即具奏邇來寒暄不節暴風屢作時
雨愆亢螟螣滋生過不在他在一王陶而已今陶挾恃舊
恩排抑端良韓琦曾公亮不抑班事盖以久來相承
非是始于二臣今若又行內批旨揮除陶翰林學
士乃美是遷且使天下以陛下為何如主唐德宗疑
大臣信任羣小陸贄以直道昌言反見斥逐裴延齡
輩以纖屑狡獪倚為腹心天下至今稱德宗為至闇
之主王陶不絀陛下無以責大臣展布臣輒違制旨
合正典刑于是卧家乞罷上封奎奏示陶三復劾奎
宰相欺天子六罪吳申奏故事御史因言事居家

待罪降旨不允或宣召入臺未有罷免遄速如此之甚乞留陶供職并上疏劾奎有無君之心上手札趣知制誥卽充進入陶學士誥充遂言御史職在糾彈陰陽不和咎在執政奎所言顛倒至是上批付中書王陶吳申過毀大臣陶知陳州申罰銅四十斤奎位執政而劾中丞以手詔為內批三日不下除知青州司馬光奏外議皆以奎為不當去所以然者由奎名望素重于陶欲望收還青州勅誥且留奎在政府公亮亦請留亮奎復為參政奎既復位卽充更以為言上曰此無他欲起堅卧者耳堅卧指琦也初建東宮英

經鉅堂重錄

宗命以蔡挺為詹事琦因荐陶文彥博謂琦盍止用挺琦不從及琦為陶所攻彥博謂琦曰頗記除詹事時否琦大愧曰見事之晚真宜受

罷漳同等州貢物

上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薑花萬朶已不至同州楹梓二千顆凡四十二州七十種慮其耗蠹民力詔罷之

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先是光除中丞以乞留吳奎上不懌告在閣門上復收入三日始付中書光尋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姿

性姦回工讒喜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上曰祔廟畢自當去光曰閨闈小臣何山陵先後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居簡狡獪胆大不惟離間君臣恐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將不寧光繼又累章劾之且云臣與居簡難于兩留乞罷中丞與郡一日光復請對立殿陛下上曰已來矣呂公弼曰光今日必決去就陛下欲留居簡則逐光欲留光則逐居簡居簡內臣光中丞陛下擇其重者上命與供備庫使既而又用王中丞正李舜舉勾當御藥院光奏云王正中素聞姦猾頗好招權今處之要職是去一居

經鉅堂重錄

簡得一居簡也乞今補外不聽

五月置寶文閣學士直學士待制

以翰林學士呂公著知制誥即必同知諫院傳卞為之

六月以趙抃知諫院

抃獻疏言任道德東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幾密備不虞勿教赦容諫諍十事又言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謹不復又論五費謂之宮掖宗室官濫兵冗土木之費多見納用故事近臣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

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抃為諫院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之曰聞卿疋馬入蜀以一琴一龜也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

議差役法

先是韓絳言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遂自縊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老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產于官戶田歸不役家而後併增于季戶中丞司馬光言自罷里正置鄉戶衙前而民戶愈困重至于破家願詢謀以及天下使民休息遂詔逐路條具

經鉅堂重錄

差役利害役法之議始此

罷陝西內臣鈐轄

秋七月詔明堂奉英宗配

宇文之邵致仕

先是之邵為曲水縣令歲饑轉運司以輕薄絹高價使縣配賣之邵不可拂轉運司意罷官而歸繼上書言事不報乃致其仕屏居十五年而卒之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鎔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于之邵見之

八月京師地震

皇朝通志 卷十七 三十一
上謂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曰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上曰誰為陰公亮曰臣者君之陰子者小之陰小人者君子之陰皆宜戒之吳奎曰但為小人黨盛耳上不懌

葬英宗于永厚陵

九月祔英宗祧僖祖

及文懿皇后先是禮院言準嘉祐詔書定太廟七世八室之制請以大行皇帝神主祔第八室僖祖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祧藏于西夾室以待禘祫自仁宗而上至順祖以次升遷詔恭依

經筵堂重錄

錄周浚

以王安石為翰林學士

上謂吳奎曰安石真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誠高出于人上曰當事如何奎曰恐迂濶上不之信也韓琦罷

守司徒兼侍中使相判相州琦屢懇求罷相之上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旨也上遂泣下琦亦感泣詔賜宅一區進其子忠彥端彥官

以張方平參知政事

司馬光言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

共知故仁宗不用之上曰有何實事光曰請言臣所目見
上作色曰每除拜衆言之輒絲、非朝廷好事
光曰此乃好事也知人帝堯難之况陛下乎陛下新
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臺諫不言陛下何從知之

司馬光仍翰林學士

兼侍讀學士光言之臣昨論張方平未蒙施行若臣所
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若其是非則臣當遠貶
豈宜復遷美職未敢祇受新命呂公著亦封駁議
者光因論列新除柄臣故有此命臣職在封駁者未敢
行下上諭手詔光換卿禁林復兼勸誦也蓋欲朝夕

經筵堂重錄

討論以規遺缺若言事罪卿豈復更遷美職可便受
誥公著所以封還者蓋不知此意俟對當自諭旨
于是所誥勅付光光請先上殿然後受誥上令先受
誥勅然後登對光又奏之臣愚闇恐因累公著上批
手付公著則可一日來對以釋卿惑

漳泉潮等三州地震

冬十月開經筵

侍講王安石因講禮記難記非是上以為然詔勿講云
○故事講官得坐自孫奭為侍講以仁宗尚幼跋案而
聽之因請立講議者不以為是也○明年夏侍講

皇朝紀年 卷之八 三十九
呂公著王安石請如舊制下太常議韓維等謂宜之
如大禧舊制龔鼎臣言侍臣見天子應對顧問不可
安坐詔從鼎臣議

御製資治通鑑序

初英宗命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光以紀傳之辭文字
繁多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辭為編年一
書名曰通志上之英宗悅其書命光續之光請用
劉恕趙君錫范祖禹同修後君錫以父喪不赴命劉
放代之光每修一代畢即上之至是上賜書名仍親
為製表序

經筵堂重錄

種諤復綏州

嵬名山降初夏諫祚迫遷橫山種落于興州有嵬名山
者因衆不樂以所統橫山部族內附諤時知青澗
城不俟報間道通蠟書且告乘釁可復河南地鄜州
延經畧使陸詵難之獨轉運使薛向主諤司馬光上疏
極諫以為橫山之衆若能勝諫祚是減一諫祚生一諫祚
若其不勝必引衆突塞不知何以待之文彥博
亦謂諫祚稱臣奉貢今或襲取其地無名上不聽遺諤
及向迎之○取綏州凡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始于
此○諫祚將以兵報復西邊皆警上乃以韓琦判

永興兼陝府五路經畧安撫使手札趣治裝琦即奏
曰薛向始議招誘橫山一帶蕃族已而种諤擅取
綏州環慶李肅之領衆七千破蕩族帳涇原蔡挺
又欲令環慶直趨興靈肆意妄作取怨夷狄臣引道
非難但須稟朝廷成美琦尋至長安有詔相度綏州可棄
可守以聞已而西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及都巡檢使
徐其臻等琦即奏若此則綏州不可棄矣且言
西賊誘害緣邊知軍巡檢不接詔匣賀登極正且使
人更不過界是不復顧藉和好今朝廷已納其降人
嵬名山等幾萬人若盡撥在近裏城塞居止不惟無

經鉅堂重錄

地可處彼亦未必肯與本族下人戶分處佳坐况綏州
現已修就城池若令嵬名山等據之自然併力扞禦示
諒祚萬一他日不能撫而失之亦不係國家邊鄙利
害而諒祚所損多矣諒祚戰數敗國中飢困將求
和而諒祚死子秉常立乞遣使告哀琦因奏既當
此變尤非棄城之時彥博及呂公弼耻于中變督促棄
城如初琦條陳不已上遣使賫詔訪琦利害琦復具
奏乃詔存綏州如琦議越熙寧二年十月改為綏德
城不復以易二寨○明年二月諤坐檀興奪四官安置
隨州○史臣曰祖宗務廣德不務廣地初開拓門匪

皇朝通志 卷之七
疾匪棘北棄幽都西捐朔方四夷在衽罔不咸賴
由是建隆初迄治平末摠一百四年凡地理沿革無
大增損熙寧始務開拓未及改元種先取綏州韓絳
繼取銀州王韶取燕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溫取徽誠
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簡州沈括取
葭蘆等四寨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乞遼人而
王安石之議蓋曰將欲取之寧姑予之逮元祐更張舉
葭蘆等四寨給賜夏人而分畫久弗能定紹聖遂罷
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迄元符二
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三城九寨二十

經鉅堂重錄

八堡又取青唐邈川寧寨龍支等城武節赫然見
矣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稍紓民力崇寧亟變前
議專以紹述為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鄯廓
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宗回曾孝序之
徒又相與鑿空架虛馳騫乎元符封域之表迄于重
和既立靖夏制戎制羗三城雖夏人浸衰而吾民力
亦弊西事粗定比事踵起蓋自崇寧以來梓益夔黔廣
西荆湖南北迭相視效斤大土宇鮮有寧歲凡所建州
軍關城堡塞紛然殆不可勝紀最後建燕山雲中
兩路南及三歲而禍變遽作中原版蕩故疆淪喪事

皇朝通志 卷十七
十一月增轉對員

詔以星變地震起居日增轉對官二人令極論時政得失

十二月詔以瘦死定吏罪

詔天下以囚死之多寡定吏罪具為合

嚴監司長吏選

上嘗曰朕見祖宗百戰并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嘗痛心疾首○韓琦當國用監司或有非其人者崔公孺曰居陶鎔之地者宜法造化為心造化者以蛇虎為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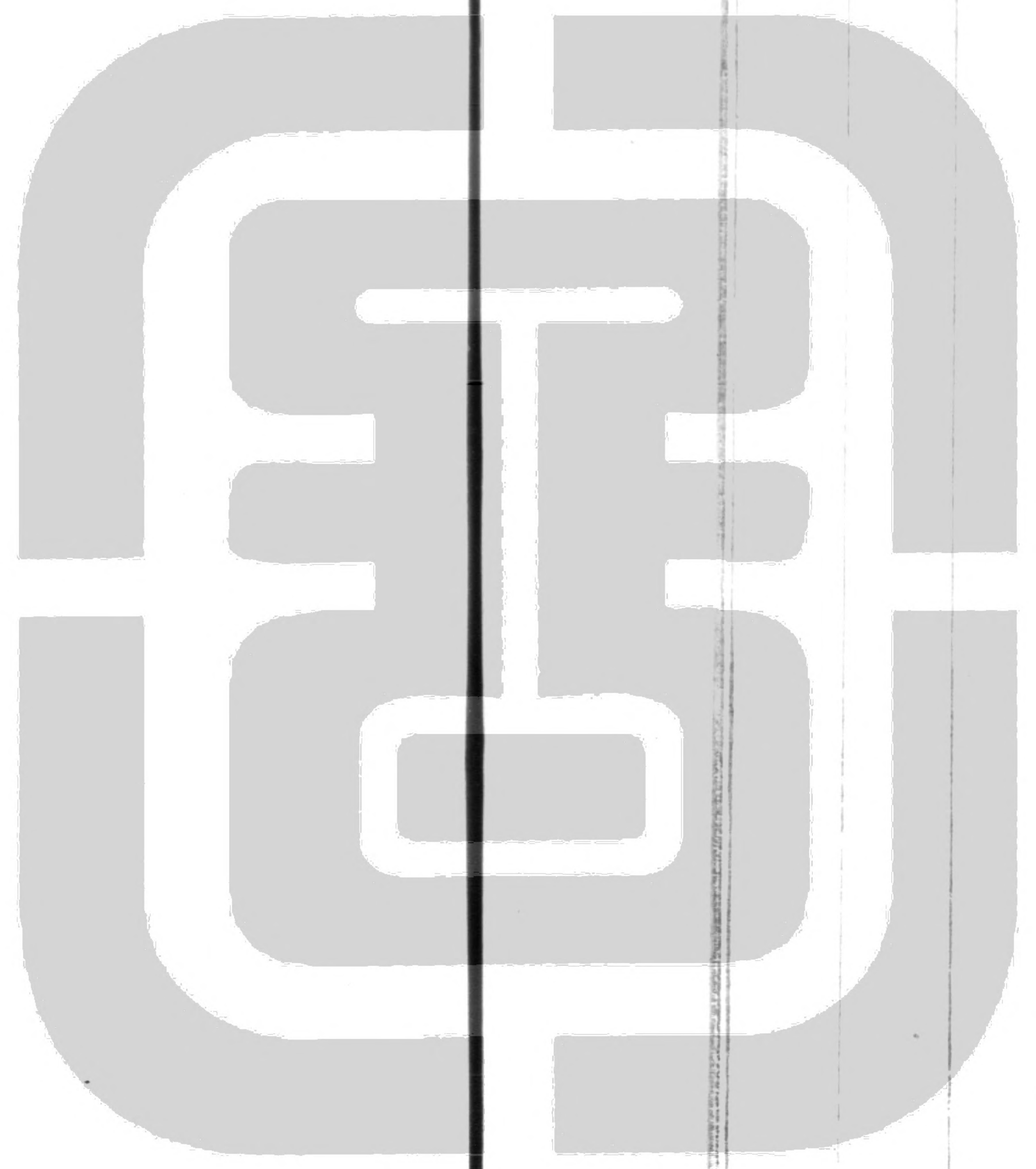
經鉅堂重錄

今置之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孺者諫大夫立之子琦之妻弟

皇朝經世

卷七

三



經世堂重錄

